

西周金文述祖銘辭研究

謝博霖

摘要

在近年對西周金文格式的研究中，有一類被稱為「器主曰」的銘文受到重視。對於此一銘文格式的討論，學者或從主題與格式加以限定，或從「器主曰」的形式加以認定，寬嚴認定有所不同。本文從柯馬丁（Martin Kern）「傳統公共語庫」的概念出發，以「結構」與「用語」的角度切入分析，在「器主曰」此一涵義廣泛的類別之外，別立「述祖銘辭」。此類銘辭結構往往遵循「祖考之德」、「祖考輔佐先王」、「今人率型祖考之德」、「具體作為」、「時王獎賞」的欄位書寫，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其用語亦往往重複使用，突出此一類型的特別之處。且其用語多襲用於冊命銘文，暗示兩者在格式化的過程中，有著密切的關聯。

關鍵詞：西周金文、器主曰、用語、套語、述祖銘辭

2022/05/09 收稿，2022/08/18 審查通過，2022/09/19 修訂稿收件。

* 謝博霖現職為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 本文承蒙黃庭頤相與討論疑義，受惠良多，謹致謝忱。

DOI:10.30407/BDCL.202306_(39).0003

A Study on the format of “Shu Zu” in Western Zhou Bronze Inscriptions

Hsieh Po-lin

Abstract

Among the research results on the format of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inscriptions in recent years, there is a type of inscription called “Qizhu yue” 器主曰 that has received attention. For the discussion of this inscription format, some scholars define this inscription format from the theme and format, while others define this inscription format in the form of “Qizhu yue.” There are broad and strict differences in the two aspects. Starting from the concept of Martin Kern’s “traditional public language repository,” this paper analyze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structure” and “words,” and distinguishes the inscriptions “Shu Zu” 述祖 in the form of “Qizhu yue.” The content and structure of such inscriptions are often written in the columns of “Virtues of Ancestors,” “Ancestors Helping Kings,” “Virtues of Descendants Follow Ancestors’ Virtues,” “Specific Actions of Descendants,” and “Rewards of Kings,” each of which follows a similar pattern. The term usages are also repeated, highlighting what makes the genre special.

Keywords: Western Zhou bronze inscriptions, Qizhu yue, term, formula, the format of “Shu Zu”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Tunghai University.

一、前言

西周金文作為特殊的文本載體，有其獨特的行文風格，其緣於西周時代的貴族，出於記錄或祭祀的需求，將文字鑄造在銅器上面。由於要薦於宗廟，因此金文力求典雅、用詞保守。進一步將其用語形成固定的模式，後世鑄造時，便有仿擬之依據，故西周金文是當時書面化程度較高的文體。¹

因此，西周金文在發展出長篇銘文的形式時，往往凝聚成形式相對固定的範式，如冊命銘文。儘管在個別銘文中，其結構或有簡省、合併，然而整體而言，其敘述順序仍極為相似。

除了冊命銘文外，另一類被稱之為「器主曰」開篇銘文也在近來被學者所注意到。這類銘文往往以「某曰」為開頭，由器主主要敘述的口吻表達銘文的內容。「器主曰」開篇銘文從西周延續到東周，其形式變化，也為學者所關心。然而對於「器主曰」開篇銘文的認定，過往學者仍有異見。如只要有「器主曰」出現即可視為該類銘文？或是必須要合乎相對固定的敘述順序、內容才可以看成「器主曰」類銘文？進一步說，也衍生出以「器主曰」開篇來稱呼這類銘文是否合宜的問題。

因此，本文嘗試回到其源頭，探究西周金文中舊稱「器主曰」開篇銘文的內涵，並從西周金文凝聚成為範式的兩個角度：結構與用語，辨析舊稱「器主曰」開篇銘文之性質，及其是否能與冊命銘文形成類似的獨立範式？

二、「述祖」類銘文研究回顧

相較於冊命銘文、訴訟銘文與軍事銘文，述祖類銘文是一類較晚被獨立提出的西周金文類型，最初為裘錫圭與何樹環所注意到。兩位學者都發現，西周金文中有「某某曰」開頭的一類銘文體式。裘錫圭注意到戎生鐘（《銘圖》15239-15246）與晉姜鼎（《集成》2826）的開頭都是先記時，²再以「器主曰」

¹ 張玉金：《西周漢語代詞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頁16-17。

² 由於有銘青銅器數量眾多，有同名異人者，造成若干銅器名稱重複，易生混淆。又有一器之先後易名者，如再簋與俚伯簋，其實為同銘。是故本文於器銘後加上編號，以為區別。本文器銘後註《集成》編號者，均採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又，本文器銘後所註《銘圖》編號者，係採用吳鎮烽主編：《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加註《銘圖續》編號者，為吳鎮烽主編：《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本文為避行文冗贅，相應器號與斷代出於上述三書號碼不再一一注出。

為開頭書寫銘文內容。這與西周時期或方鼎（《集成》2824）、大師小子師壺鼎（《集成》2812）、大克鼎（《集成》2836）等逕書「器主曰」的形式不同。³

相較於裘說注意到「器主曰」類銘辭的斷代風格差異，何樹環則較為明確地指出「某曰」之後往往有述及先祖功績德行的頌揚文句，接著才述說自己所建立的功勞，其性質較接近「頌」，為器主進獻於宗廟的頌詞。⁴

上述兩家對於「器主曰」的理解較為寬泛，只要開篇是「器主曰」的形式，就會納入討論範圍中。這種作法被後來的陳英傑所反對，他將同樣是「器主曰」開篇的孟簋（《集成》4162-4164）、沈子它簋（《集成》4330）、易旁簋（《集成》4042）、叔釁父卣（《集成》5428、5429）、或方鼎、禹鼎（《集成》2833、2834）、趺簋（《集成》4317）、戎生鐘、晉姜鼎、哀成叔鼎（《集成》2782）都排除於「器主曰」的討論範疇之外。

陳英傑認為，上述這些銘文與其討論的「器主曰」類銘辭在性質上明顯不同。如叔釁父卣，雖是「叔釁父曰」開篇，但獲贈此器之器主為受叔釁父告誡的「旻」。又如或方鼎、禹鼎、趺簋銘文性質皆為向祖先祈求平安或慶告成功，與其定義之「器主曰」開篇銘辭不同。陳英傑很敏銳地觀察到，排除上述僅僅形式上為開篇「器主曰」的銘辭，其定義的「器主曰」開篇銘辭，有7篇呈現出高度的共性：癸鐘乙（《集成》247-250）、大師小子師壺鼎、虢叔旅鐘（《集成》238-244）、井人佺鐘（《集成》109-112）、梁其鐘（《集成》187-192）、單伯敦生鐘（《集成》82）、叔向父禹簋（《集成》4242）。這7篇銘文，都是先稱揚先祖之德，接著表示自己將「帥（率）井（型）」祖考之德，最後說明自己要承擔的職事。由此觀之，陳英傑所重視的，並非片面的「器主曰」形式，而是相應的一整套固定體例形成的銘文範式。這從他認定番生簋蓋（《集成》4326）為「器主曰」開篇銘辭亦可見到。他認為「器主曰」並非必不可少，有「曰」、無「曰」只不過是銘文撰寫者（器主或書史）站在不同角度（第一人稱或第三人稱）的角度而造成語體上的差異。

最後，陳英傑以朱鳳瀚的意見，將「肇帥井」認為是器主初次承繼先祖考之業所言，進一步認為「器主曰」銘辭是器主初次繼承祖業或接受天子重新任

³ 裘錫圭：〈戎生編鐘銘文考釋〉，《裘錫圭學術文集·金文及其他古文字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104。

⁴ 何樹環：〈讀〈述盤〉銘文瑣記〉，《文與哲》第3期（2003年12月），頁12。

命後，在宗廟祭告的銘文寫作格式。⁵簡而言之，陳英傑的意見更重視銘文類型的穩定形式，至於「器主曰」存在與否，可以另作解釋。

在陳英傑之後，黃庭頤注意到「器主曰」銘辭的獨特性，以敘述口吻、銘文結構、文本性質以及主題演變四方面為切入點，重新討論自裘、何以降論及的「器主曰」銘辭內容。

相對於陳英傑重視固定格套，屏棄非固定範式的作法，黃庭頤則重新將其排斥的相關銘文納入討論，並認為孟簋、沈子它簋、叔隤父卣、或方鼎等器都屬於「器主曰」銘辭的早期形式，其保留作器者之立場與心境，自成一套較特殊的敘述方式。

若以時代區分，被陳英傑排除的銘文，多集中於西周早、中期，而形成固定格套被納入討論者，多屬西周中、晚期銅器。黃庭頤認為無論前期「器主曰」銘辭或後期「器主曰」銘辭，均保留明確的主述口吻。從發展脈絡而言，後期格式固定的「器主曰」銘辭仍屬禱辭文本，只是在原本的禱辭之上，加以改組並加上程式化用語，形成固定格套的文本。⁶

綜觀陳、黃二家意見，可知差異點在於對「器主曰」銘辭的寬、窄認定，陳英傑以述祖揚己的角度切入，故而將非此主題與格套的銘文排除在外。黃庭頤則將「器主曰」開篇銘辭都納入討論，分析其源流關係。

值得注意的是，黃庭頤該文中指出後期「器主曰」銘辭的特色為：

此時期的銘文顯然不若〈沈子它簋〉詰屈聱牙、不易理解，也不如〈方鼎〉口語風格強烈，而是形成一套更加制式化的敘述結構。若進一步仔細觀察，便不難發現「器主曰」開篇銘文其實經常使用某些固定套語，例如「用辟先王」、「曁純亡敗」、「克明卑心」、「率型祖考之德」，顯然無論實際祭祀儀式中的禱念如何被呈現，當其轉化為銘文時便一律使用這套穩定性高且用語固定的表達模式。表面上，這套言語模式相當接近同時期的非器主曰開篇銘文，但不同於非器主曰開篇銘文的禱辭、頌辭多是由祝官語氣代替器主敘述，器主曰開篇銘文無論如何都保留了器主立場的主述口吻，因此儘管兩者都有層疊套用的現象，但在禱

⁵ 陳英傑：〈兩周金文「器主曰」開篇銘辭研究〉，《西周金文作器用途銘辭研究》（北京：線裝書局，2008年），頁818-835。

⁶ 黃庭頤：〈從述祖到揚己——兩周「器主曰」開篇銘文研究〉，《清華中文學報》第17期（2016年6月），頁33-49。

辭、頌辭的敘述套語使用上仍存在他述與自述兩種不同立場的表達方式。⁷

這段話揭示了後期「器主曰」銘辭幾個現象：（一）經常使用某些固定套語；（二）當禱辭轉化為銘文時便一律使用這套穩定性高且用語固定的表達模式；（三）這套言語模式相當接近同時期的非器主曰開篇銘文。

由此可知，「器主曰」類銘辭，在進入西周中、晚期後，部分篇章走向程式化、套語化，成為跨世族的共通範式。此一共同範式，往往使用共通的語彙庫，即黃庭頤所指出的「經常使用某些固定套語」，亦為柯馬丁所謂「傳統公共語庫」。

前述論及後期「器主曰」銘辭，在形式上雖然與前期「器主曰」銘辭都有著「器主曰」此一主述形式，然其「傳統公共語庫」似有明顯之差異，而其差異已可以被獨立視為一特殊類型。而且離開「器主曰」此一主述形式，前、後期「器主曰」銘辭表達的主題亦有不同。前者或向祖先祝告其事業有成，或祈望祖考保佑不使有所傷敗，形式與內容都較多樣。後者，即陳英傑所謂 7 篇西周金文銘辭則呈現較為固定的述祖主題，且其「傳統公共語庫」似乎呈現相對的獨立性，是故本文指稱其為「述祖銘辭」類型。⁸

三、金文語料庫與敘述單元

對於西周金文程式化寫作此一特點，柯馬丁曾精確地指出：「銘文的撰寫者不能隨心所欲地選擇表達模式，而是要在一個有限的編碼中進行操作，所以一定會延續禮儀遺產。」⁹柯氏認為石刻銘文與青銅器都是一種儀式語言，後者是前者的先驅，都按照著預先設定的形式創作而成，充塞在固定欄目中的固定表達，程式化的特徵不只存在於主題結構的層面，也體現在語言的辭彙層

⁷ 黃庭頤：〈從述祖到揚己——兩周「器主曰」開篇銘文研究〉，頁 49。

⁸ 「述祖」一詞，亦為陳民鎮所採用，其所指涉為春秋金文中用以稱述先祖事跡、功業的銘文。惟「銘文」一詞，易使人產生其單篇銘文即全部都是稱述先祖事跡功業的印象，然在虎簋蓋（《銘圖》5399、5400）中，其銘文分成兩個單元，前半部是典型的冊命銘文，有紀時銘辭、冊命地點、右者入右、內史呼入、冊命官職、對揚稱頌。而於對揚稱頌後，緊接著「虎曰」一詞，其形式結構和用語皆與陳英傑所謂器主曰銘文相似。這就導致其銘文分類上的兩難。是故本文採用與「作器用途銘辭」相似的稱呼，以指涉這種具有相似結構與用語的銘文套式。

⁹ 〔美〕柯馬丁（Martin Kern）著，劉倩譯：《秦始皇石刻：早期中國的文本與儀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年），頁 112。

面。其更進一步指出，石刻銘文奠基於檔案，遵從著模塊化寫作的原則，並存在一個明確、有限、可互換表達的語彙庫。柯氏所舉的例子有天下、四極、六合等，頻繁地在各秦始皇石刻銘文中出現，構成了一個緊緻的修辭網。¹⁰

以柯氏的研究為切入點，在西周金文程式化寫作最為顯著的冊命銘文中，此一「在有限的編碼中進行操作」的現象，造就冊命銘文高度的同質性。除卻實質儀式所帶來的有限變化外，在冊命銘文，尤其是以「王若曰」開端至受命者拜稽首對揚語之間的冊命內容，亦具有高度的同質性。以「敬夙夕，勿瀆（廢）朕令」為例，即出現在以下銘文中：

敬夙夕，勿瀆（廢）朕令。 （蔡簋，《集成》4340）

敬夙夕，勿瀆（廢）朕令。 （牧簋，《集成》4343）

敬夙夕，勿瀆（廢）朕令。
（師克盃，《集成》4467、4468、《銘圖》5681）

敬夙夕，勿瀆（廢）朕令。 （曷盃，《集成》4469）

敬夙夕，勿瀆（廢）朕令。

（四十三年述鼎，《銘圖》2503-2512）

「敬夙夕，勿瀆（廢）朕令」此一套語，有時會有些許變化，如師西簋：「敬夙夜，勿瀆（廢）朕令。」（《集成》4288-4291）伯晨鼎：「用夙夜事，勿瀆（廢）朕令。」（《集成》2816）師斿簋：「用事，敬夙夜，勿瀆（廢）朕令。」（《集成》4324、4325）然而變動幅度仍極其有限，與「夙夕」、「夙夜」意義接近的「朝夕」，就尚未見到成為「敬夙夕，勿瀆（廢）朕令」之例。儘管在銅器銘文末尾的作器用途銘辭中，「夙夜」與「朝夕」用法幾乎相同，如叔妣簋「夙夜享孝于宗室」（《集成》4137）與仲殷父簋「用朝夕享孝宗室」（《集成》3964-3970）。又如虎簋蓋：「夙夕享于宗。」在表示作器之目的在於日夜奉祀於宗廟此一銘辭單元中，「夙夜」、「夙夕」與「朝夕」是可以互相替換的，但在以「王若曰」開頭的冊命文書裡，「朝夕」則不能與「夙夜」、「夙夕」比肩。

又如「丕顯文武，膺受大命，匍又（有）四方」此一套語，在西周中、晚期出現在數篇不同器主的銘文中，且幾乎是時王在冊命文書的開頭所言，用以建構文、武受命，而時王繼業，今又將服命授與器主，以建構天子與臣子之權

¹⁰ [美]柯馬丁著，劉倩譯：《秦始皇石刻：早期中國的文本與儀式》，頁136-141。

力合法性。如乖伯簋「乖伯，朕丕顯祖玟珣膺受大命」（《集成》4331）、元年師匄簋「師匄，丕顯文武膺受天令（命）」（《集成》4342）、師克盃「師克，丕顯文武，膺受大命，匄有四方」。在五祀鞮鐘，則改為「乃受大命，匄右（有）四方，余小子肇嗣先王，配上下，作厥王大寶」（《集成》358），其基本敘述方式皆相近，皆為文、武受命，時王嗣業。

從上述兩例來看，可知西周貴族寫作金文時，正如柯馬丁所言，有時無法天馬行空地書寫，而必須在有限的語料庫中重組或有限度的改造。有些套語形成後，進入語料庫，就會成為其他貴族效法的內容。¹¹

從「傳統公共語庫」此一角度視之，則「後期器主曰銘辭／述祖銘辭」是否自成一套語料庫，即成為其是否當與前期「器主曰」銘辭分割的關鍵。而這套「語料庫」是否完全獨立？其與其他銘辭單元交涉程度之多寡，亦可見當時貴族是否有將「後期器主曰銘辭／述祖銘辭」視為一特殊的結構單元，如同冊命文書作為獨立單元，使用其獨特的用語。

四、西周述祖銘辭結構

在陳英傑的觀察中，癸鐘乙、大師小子師壘鼎、虢叔旅鐘、井人佞鐘、梁其鐘、單伯敦生鐘、叔向父禹簋是 7 篇形式上接近，符合其定義「器主曰」銘辭樣貌的核心篇章。

由於這 7 篇銘文較長，因此本文內文將以表格呈現其共通組成構件，至於這些銘文其他部分，將以附錄方式錄其釋文於文末。這 7 篇「器主曰」銘文，扣除作器用途銘辭與祝嘏銘辭單元後，特殊之處在於「器主曰」開端以下敘述「祖考之德輔佐先王」與「今世之人法祖行德」兩大部分。這種今、昔對照書寫模式，亦見於前述冊命文書中的「丕顯文武，膺受大命，匄有四方」敘述模式，皆先云昔者如何，今日之人又當如何。

¹¹ 儘管有些青銅器銘文鑄於器蓋內或器頸內壁等不易視覺觸及之處，但仍有不少銅器如盤、鐘、鼎等器型，總能或多或少地展示其銘文內容給他人閱覽。李峰曾指出：「陳列青銅器所能達到的『公眾性』是其他書寫材料所不能企及的——最初文本書於易腐爛的材質且可能收藏於私家的檔案室。由此，這些青銅器成為將紀念性文本傳播到更廣大社會圈的最佳方式。由於這些金屬文本記錄了家族的榮耀和成就，所以將它們以漂亮的字體鑄於寶貴的銅器上，並在合適的場合展示給親朋好友及同僚觀摩，這無疑可以提升家族的社會地位。」見李峰：《青銅器與金文書體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頁127。

(一) 祖考之德輔佐先王

這 7 篇銘文中，井人佞鐘、叔向父禹簋沒有敘述其祖考輔佐先王之德，如下表所示。然若細究井人佞鐘「皐屯（純）用魯，永終于吉」一語，與其他五器「皐屯（純）亡敗」較為近似，很可能要表達相同的意義。因此，除了叔向父禹簋未敘述「祖考之德輔佐先王」，其餘皆先云其祖先輔佐先王。

不過叔向父禹簋銘文亦非完全不述及先祖之德，其銘為：「余小子司（嗣）朕皇考，肇帥井（型）先文祖共明德、秉威儀。」其中「先文祖共明德、秉威儀」與大師小子師壺鼎「穆穆克明厥心，慎厥德」、虢叔旅鐘「穆穆秉元明德」較為接近，應可視為將原本頌揚祖考之德的套語，併入下文「今世之人法祖行德」中。7 篇銘文此處的用例如下表：

表 1

	祖考之德	輔佐先王
癸鐘乙	丕顯高祖、亞祖、文考，克明厥心，疋尹龔厥威儀	用辟先王
大師小子師壺鼎	丕顯皇考寔公，穆穆克盟（明）厥心，慎厥德	用辟于先王，皐屯（純）亡敗
虢叔旅鐘	丕顯皇考叔，穆穆秉元明德	御于厥辟，皐屯（純）亡敗
井人佞鐘	覲淑文祖皇考，克慎厥德，皐屯（純）用魯，永終于吉	（無）
梁其鐘	丕顯皇祖考，穆穆異異，克質（慎）厥德	農臣先王，皐屯（純）亡敗
單伯敦生鐘	丕顯皇祖、烈考	逯匹之（先）王，爵（庸） ¹² 堇（勤）大令

¹² 此字或釋為「勞」，或釋為「爵」而讀為「庸」，或讀為「恭」。見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攷釋》，收於郭沫若著作編輯出版委員會編：《郭沫若全集·考古編》第 8 卷（北京：科學出版社，2002 年），頁 142-143；裘錫圭：〈甲骨文中的幾種樂器名稱——釋「庸」、「豐」、「鞀」〉，《裘錫圭學術文集·甲骨文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 年），頁 36；董珊：〈略論西周單氏家族窖藏青銅器銘文〉，《中國歷史文物》2003 年第 4 期，頁 44。張富海、李春桃皆同意讀為「庸」之說，見張富海：〈讀新出金文偶識〉，收於中國古文字研究會、吉林大學古文字研究室編：《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七輯）》（北京：中華書局，2008 年），頁 235；李春桃：〈從斗形爵的稱謂談到三足爵的命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89 本第 1 分（2018 年 3 月），頁 90-91。

	祖考之德	輔佐先王
叔向父禹簋	(無)	(無)

(二) 今世之人法祖行德

在「今世之人法祖行德」此一單元中，皆表明器主將效法祖考或祖考之德。劉源認為「祖考哲厥德」、「秉明德」等等語句並非完全是溢美之辭，而是相對客觀、理性地評價祖考的功績。這類鑄器作銘稱頌祖考之德的現象，主要見於西周中期後段至西周晚期，既有炫耀家族的政治勢力的目的，也有作器者的自我勉勵。劉源進一步推測，凡宣稱「帥型祖考之德」的貴族，其本人一般也受到周王（或主公）的寵幸和重用，或有突出的功勳。宣揚祖考之德與自身效法祖考之德而獲得成就，是奠基過去，展望未來之語。且這類話語亦非任意貴族能為之，只能在家族勢力強大的條件下才能在銘文中作此語。¹³

雖然在這幾件器銘中，總能找到器主家族輝煌過往的線索，如「癘」所屬微史家族，在牆盤中被描述為經過五代積累的大家族。又如大師小子師壺鼎，則或與虢季家族有關。即使是到西周晚期已經衰敗的井氏家族，同樣出現井人佞鐘與叔向父禹簋這兩件井氏家族所作之器。凡此種種，劉源該文設法將這些器物中的溢美之詞，都聯繫上可能的祖考事業，導致該文認為這些溢美之辭皆有客觀依據。劉文更進一步認為只有在器主家族政治勢力足夠強大的條件下，世代執掌王朝要職，才能做到這一點。然而只有見到世家大族率型祖考之德，不意味著其他家族就一定不能自己率型祖考之德。

而且劉文中的微史家族，是否真的地位顯赫、家族政治勢力強大，僅從器主出於頌揚祖考的表述出發，實難判斷。更重要的是，對於器主而言，頌揚先祖雖然根據相當的事實，卻不能確保一定不會渲染。因此，與其說「率型祖考之德」是出於事實而為，若非出於事實則不得不為之，不如將之視為當時述祖銘文的一種書寫範式。

即使這些「率型祖考之德」都確有其事，這些銘文所表達的形式，亦相當固定，其用例如下表：

¹³ 劉源：〈試論西周金文「帥型祖考之德」的政治內涵〉，「先秦史研究室網站」，參見：<http://www.xianqin.org/blog/archives/1294.html>，瀏覽日期：2021年11月7日。該文原發表於中國先秦史學會、寶雞文理學院主辦：「周秦倫理文化與現代道德價值國際學術研討會」（陝西：寶雞文理學院，2007年7月14-16日），後刊登於先秦史研究室網站，發表日期為2009年3月5日。

表 2

	器主率型祖考之德	器主具體德行	時王獎賞
癩鐘乙	癩不敢弗帥祖考秉明德	豸(恪)夙夕佐尹氏	皇王對癩身楸(懋)，賜佩
大師小子師壺鼎	壺肇帥井(型)皇考	虔夙夜出內(入)王命，不敢不分不斐	王用弗忘聖人之後，多蔑曆賜休
虢叔旅鐘	旅敢肇帥井(型)皇考威儀	□御于天子	卣(攸) ¹⁴ 天子多賜旅休
井人佞鐘	佞不敢弗帥用文祖、皇考穆穆秉德	佞聖喪，寔處宗室	(無)
梁其鐘	梁其肇帥井(型)皇祖考秉明德	虔夙夕，辟天子	天子肩事梁其，身邦君大正，用天子寵蔑梁其曆
單伯敦生鐘	余小子肇帥井(型)朕皇祖考懿德	用保奠……	(銘殘)
叔向父禹簋	余小子司(嗣)朕皇考，肇帥井(型)先文祖共明德、秉威儀	用鬻豸(固)、奠、保我邦、我家	(無)

從兩表觀察，可以發現這 7 篇「器主曰」銘辭，在述祖部分的敘述結構頗為相似，似乎遵循著一種既定的模式書寫。而在述盤(《銘圖》14543)中，雖然同樣也遵循這套敘述結構，卻將「祖考之德輔佐先王」從單一先祖考擴充至 7 位先祖。其形式如下表：

¹⁴ 謝明文：〈談談古文字中的連詞「攸」〉，《商周文字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年)，頁 309-318。

表 3

	祖考之德	輔佐先王
述盤	丕顯朕皇高祖單公，赳赳克明愬 (慎)厥德	夾盥文王、武王達殷，膺受天魯令 (命)，匍有四方，並宅厥堊(勤) 疆土，用配上帝
	朕皇高祖公叔	克速匹成王，成受大令(命)，方 狄不享，用奠四或(域)萬邦
	朕皇高祖新室仲，克幽明厥心， 柔遠能邇	會盥康王，方襄(懷)不廷
	朕皇高祖惠仲盞父，盞盞于政， 又成于猷	用會昭王、穆王，盜 ¹⁵ 政四方，翦 ¹⁶ 伐楚荆
	朕皇高祖零伯，  明厥心，不彖 (弛)口服	用辟龔(恭)王、懿王
	朕皇亞祖懿仲，鼓鼓諫諫(咄咄 簡簡) ¹⁷	克匍保厥辟孝王、徯(夷)王，又 成于周邦
	朕皇考龔叔，穆穆趨趨，龔龔 (均)于政，明躋于德	享辟刺(厲)

從敘述結構上看，述盤與上述七器的形式頗為接近。在敘述完 7 位祖先之後，器主述接敘其將繼續祖考的事業：「述肇屮(纂)朕皇祖考服，虔夙夕，敬朕死事。肆天子多賜述休……。」這與虢叔旅鐘「卣(攸)天子多賜旅休」、大師小子師望鼎「王用弗忘聖人之後，多蔑曆賜休」相似。是故，至「肆天子多賜述休」此句可以視為「述祖銘辭」的完整結構。

¹⁵ 此字鄔可晶認為應為「鏢」之表意初文，由熔鏢引申、比喻為削弱、導正一類意思。見鄔可晶：〈釋「鏢」〉，收於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九輯）》（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20年），頁104-118。

¹⁶ 此字或釋「撲」、或釋「翦」，可參顏世鉉：〈再論是「翦伐」還是「撲伐」〉，收於李宗焜主編：《古文字與古代史（第四輯）》（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5年），頁563-582。

¹⁷ 張崇禮：〈述器銘文補釋〉，「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參見：<https://www.tafnmachine.com/Web/Show/1959.html>，瀏覽日期：2021年9月11日。

除逖盤外，陳英傑提到二器亦屬於此類銘辭：饗鼎（《銘圖》2439）、逖鐘（《銘圖》15634-15638、《銘圖續》1028）、大克鼎與番生簋蓋。¹⁸這 4 件器在形式上與上述八銘略有不同，同樣以表示於下：

表 4

	祖考之德	輔佐上級
饗鼎	饗曰：丕顯天尹，匍保王身，諫辭四方，在朕皇高祖師婁、亞祖師夔、亞祖師夔、亞祖師僕、王父師彪、于朕皇考師孝	作尹氏，妾甸人，得屯亡敗，尹氏家。
逖鐘	逖曰：丕顯朕皇考克明厥心	帥用厥先祖考政德，享辟先王
大克鼎	克曰：穆穆朕文祖師華父，聰襄厥心，孟靜于猷，淑慎厥德	肆克恭保厥辟恭王，諫辭王家，惠于萬民，柔遠能邇，肆克智于皇天，頊于上下，曷純亡敗，賜釐無疆，永念于厥孫辟天子
番生簋	丕顯皇祖考，穆穆克慎厥德，嚴在上，廣啟厥孫子于下，勗（擢） ¹⁹ 于大服	（無）

表 5

	器主率型祖考之德	器主具體德行	時王獎賞
饗鼎	（闕銘）	（闕銘）	（闕銘）
逖鐘	（無）	逖御于厥辟，不敢彖（惰），虔夙夕敬厥死事	天子丕朕先祖服，多賜逖休

¹⁸ 陳英傑：〈兩周金文「器主曰」開篇銘辭研究〉，頁 824-830。

¹⁹ 此字陳劍讀為「擢」，參陳劍：〈楚簡「擢」字試解〉，《戰國竹書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年），頁 373-376。

	器主率型祖考之德	器主具體德行	時王獎賞
大克鼎	(無)	(無)	天子明哲，覲孝于神， 經念厥聖保祖師華 父，勛(擢)克王服， 出入王令，多賜寶休
番生簋	番生不敢弗帥型皇祖 考不坏(福)元德	用鬻鬻(固)大令，粵 (屏)王位，虔夙夜 溥求不替德，用諫四 方，柔遠能邇	(冊命內容)

上述四器，除番生簋外，皆未於黃庭頤文章中被論及，似有不以為「器主曰」銘辭之意。從上面二表來看，饗鼎、逖鐘、大克鼎與番生簋雖與上述八銘有若干差別，但敘述順序與內容則頗為接近。

陳英傑認為器主曰的「曰」並非必不可少，以番生簋蓋與鄭臧公之孫鼎（《銘圖》2408、2409）為例，皆無「器主曰」或帶有主述口吻的「曰」，仍屬於「器主曰」類銘詞，只是書寫者站在主、客不同立場造成的差別。²⁰黃、陳二家意見，前者著重在「器主曰」主述形式之存否，後者則重視其結構與內容是否近似。此雖解釋角度不同，不過從銘文類型的角度觀之，金文作為正規文書，其保守的沿襲性質，導致相似結構與用語更能顯示其是否為源於同一範式的衍生物。

而這類銘辭當中，往往集中敘述祖考之德與其如何輔弼先王，對於自身是否要「率型祖考之德」，可能牽涉到器主在鑄器當下是否為初次繼承祖業的因素而省略。至於叔向父禹簋，雖然省略了詳述祖考之德如何輔佐先王，但考慮到後文已經說明祖考「共明德、秉威儀」，前面可能因此省去不談。

而且在「祖考之德輔佐先王」與「器主率型祖考之德」這兩個單元中，所使用的語句在不同的器銘中，有重複之處。如虢叔旅鐘「丕顯皇考叔，穆穆秉元明德」，在井人佞鐘則為「佞不敢弗帥用文祖、皇考穆穆秉德」。單伯敦生鐘中只用「丕顯」頌揚其皇祖、烈考，要到後面「余小子肇帥井(型)朕皇祖考懿德」才出現皇祖考之懿德。由此可知，述祖銘辭在表述前後文類似概念時，其詞句調動較為靈活，但仍不離「祖考之德、我欲效法」此一結構。

²⁰ 陳英傑：〈兩周金文「器主曰」開篇銘辭研究〉，頁832-833。

此外，新見青銅器作冊封鬲（《銘圖》3037、3038），與番生簋蓋相同，均未帶有「器主曰」此一明顯形式，然其結構則頗類於此，其銘如下：

作冊封異井秉明德，虔夙夕卹周邦，保王身，諫薛四或，王弗段
忘享厥孫子多休，²¹封對揚天子丕顯魯休，作尊鬲，封其萬年眉
壽永寶。 （作冊封鬲）

「作冊封異井秉明德」一語，王冠英以為「異井」即「式刑」，其引「異」、「弋」、「式」三字，上古音、義皆近，皆有「效法」、「祖法」的意思，為同義連用。²²彭曦認為有兩解，一是將「異」讀為「翼」，訓為「敬」，二是將「異」讀為「禩」，訓為「祀」。²³陳英傑贊成王說，但不同意「異」、「井」（型）同義連用，而應該將「異」讀為「式」，看成表意願的語詞。²⁴謝明文認為將「異」借為表「效法」義的「式」，在金文中並無他例可證，故不從之，而採用彭說，將「異」讀為「翼」，訓為「敬」。「異井秉明德」即相當於其他「器主曰」銘辭中的「穆穆秉明德」之「穆穆」。作冊封鬲此句省略祖考美稱，與秦公簋「穆穆帥秉明德」（《集成》4315）亦相同。²⁵

透過上述諸家的解析，「作冊封異井秉明德」一句大抵不離作冊封「率型祖考之德」之意。而謝明文雖未指出作冊封鬲屬「器主曰」銘辭，然而從他所引之金文例證如梁其鐘、叔向父禹簋、逯鐘、單伯斲生鐘，可以發現作冊封鬲

²¹ 王冠英認為此句意謂「周王沒有一刻忘記封對周王室所做的貢獻」，「享厥孫子」解為「宴饗其孫子」。陳英傑認為「享厥孫子」是天子「享」作冊封，這種「享」與「賜」義近。郭永秉則反對這種看法，以為「享」用於尊對卑的獻賜之義並沒有證據。又在前無所承的情況下，逕言「王弗段忘厥孫子」，作冊封似將自己當成天子的孫子，並不合理。又懷疑「卹」（厥）字形有異，當改釋為「人」，進而將「高卹」改釋為「亨人」，即「王弗段忘亨人孫子，多休」。「亨人」，通達吉順之人。上揭三家意見參見王冠英：〈作冊封鬲銘文考釋〉，《中國歷史文物》2002年第2期，頁6；陳英傑：《西周金文作器用途銘辭研究》，頁283；郭永秉：〈作冊封鬲銘文拾遺〉，《中國文字學報》第5輯（2014年7月），頁73-79。按：帥佳鼎：「唯用自念于周公孫子。」（《集成》2774）四十二年、四十三年逯鼎有「肆余弗忘聖人孫子」，可知西周時有「某人孫子」之稱呼。惟獨「亨人」於經傳、金文兩不見，是故郭說仍應保留商榷餘地。

²² 王冠英：〈作冊封鬲銘文考釋〉，頁5-6。連劭名意見與之相同，見連劭名：〈中國歷史博物館新藏青銅器銘文考釋〉，《東南文化》2005年第4期，頁67。

²³ 彭曦：〈作冊藝高銘文簡釋〉，《寶雞文理學院（社會科學版）》第25卷第6期（2005年12月），頁49。

²⁴ 陳英傑：《西周金文作器用途銘辭研究》，頁371。

²⁵ 謝明文：〈從語法角度談談金文中「穆穆」的訓釋等相關問題〉，《商周文字論集》，頁167-170。

雖然未具有「器主曰」開頭之形式，實則在銘文敘述結構上與本文所謂「述祖銘辭」大同小異，其對照見下表：

表 6

「述祖銘辭」結構	銘文內容
祖考之德	(如叔向父禹簋銘文統攝於下)
輔佐上級	(如叔向父禹簋銘文統攝於下)
器主率型祖考之德	作冊封異井秉明德
器主具體德行	虔夙夕卹周邦，保王身，諫薛四或(域)
時王獎賞	王弗段忘享厥孫子多休

雖然作冊封鬲缺失了「頌揚祖考之德輔佐上級」一段，然此與叔向父禹簋狀況類似，可相比勘確認其結構與本文所指涉「述祖銘辭」相近。

這類相似的敘述結構，有的以「器主曰」形式出現，如虎簋蓋。因其「器主曰」，不處在開篇位置上，故黃、陳二家皆未論及，其銘如下：

唯卅年三月初吉甲戌，王在周新宮，各于大室，密叔入右虎即位。王呼內史曰：「冊命虎。」曰：「飢乃祖考事先王，嗣(司)虎臣，今命汝曰：『更(賡)祖考，足(胥)師戲嗣(司)走馬馭人眾(暨)五邑走馬馭人。汝毋敢不善于乃政。賜汝載市、幽黃、玄衣、澆屯(純)、縶(鑿)旂五日，用事。』」虎敢拜稽首，對揚天子不(丕)杯(福)魯休。虎曰：「丕顯朕刺(烈)祖考，明克事先王，肆天子弗望(忘)厥孫子，付厥尚官，天子其萬年黼(紳)茲命。」虎用作文考日庚鬲簋，子子孫其永寶用，夙夕享于宗。²⁷

上引銘文中，自「虎曰」以降，亦遵循「述祖銘辭」的敘述順序：先言祖考之德，再言其能服事先王。時王顧念舊恩，賜給受冊命者服命。且其套語「肆天子弗望(忘)厥孫子」與大師小子師壺鼎「王用弗忘聖人之後」、四十二年逯

²⁶ 此字趙平安讀為「聰」。見趙平安：〈古文字中的「蓄」及其用法〉，《中國文字》第1期(2019年6月)，頁129-134。「明克事先王」當斷為一句，從相關文例上看亦然，如師鬲鼎，此承蒙審查人不吝指出。

²⁷ 王翰章、陳良和、李保林：〈虎簋蓋銘簡釋〉，《考古與文物》1997年第3期，頁78。

鼎「余弗段忘聖人孫子」（《銘圖》2501、2502）、作冊封鬲「王弗段忘享厥孫子多休」都極為相似，應可將虎簋蓋銘文視為「述祖銘辭」與冊命銘文接合的狀況。

此外，西周晚期的大克鼎銘文，亦與「述祖銘辭」敘述模式類似，其銘如下：

克曰：「穆穆朕文祖師華父，聰覺厥心，寔靜于猷，淑慎厥德，肆克彝保厥辟恭王，諫弼王家，惠于萬民，柔遠能邇，肆克智于皇天，頊于上下，暈純亡斃，賜釐無疆，永念于厥孫辟天子，天子明哲，親孝于神，經念厥聖保祖師華父，勳克王服，出入王命，多賜寶休。丕顯天子，天子其萬年無疆，保弼周邦，峻尹四方。」

王在宗周，旦，王格穆廟即位，鬻季佑膳夫克入門立中廷，北嚮。王呼尹氏冊命膳夫克。王若曰：「克！昔余既令汝出入朕命，今余唯鬻季乃命，賜汝素市、參綱、芻蕘。賜汝田于野，賜汝田于淖，賜汝井寓匭于峻，以厥臣妾。賜汝田于康，賜汝田于匡，賜汝田于溥原，賜汝田于寒山。賜汝史、小臣、靈蘇鼓鐘。賜汝井、遯、匭人，艱賜汝井人奔于量。敬夙夜用事，勿廢朕命。」克拜稽首，對揚天子魯休。用作朕文祖師華父寶鬻彝。克其萬年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大克鼎）

大克鼎銘文中，前半段「穆穆朕文祖師華父……永念于厥孫辟天子」處，先形容克之先人師華父之德，又敘述其能敬保恭王治理百姓萬邦，並設想師華父能賜下福祉，長久掛念他的孫子克服事天子這件事。雖然沒有表明他將「率型」師華父之德，但「永念于厥孫辟天子」暗示著器主乞靈於師華父能於政事上給予福佑。大克鼎與虎簋蓋二器銘文，表現出西周貴族在撰寫冊命銘文時，或有選擇在冊命文書之前後，加上「述祖銘辭」段落結構的現象。這可能暗示著「述祖銘辭」與冊命銘文之間，有著較為密切的關係。由此，或許可以說「述祖銘辭」可能源於冊命銘文的附屬，而後獨立成篇，不再負擔記述冊命內容，而轉向頌揚先祖之德的用途。

因此，「述祖銘辭」形式在各器實際運用間各有小異，或將先頌揚祖考之德統攝於下「率型祖考之德」處，或是省略「器主曰」，又或是將「述祖銘辭」接續於冊命銘文之後，形式多樣。然而整體而言，其結構仍然遵循著既定的模

式撰寫。而各器貴族雖然皆有一定身分地位，但族氏明顯不同，或為單氏（虞述諸器），或為微史家族、虢氏、井氏，顯見西周中、晚期開始，「述祖銘辭」這類書寫範式已經定型，成為宗周貴族書寫銘文流行之一。

五、西周述祖銘辭用語

欲辨識某類銘文是否成為固定套式，其敘述結構與固定出現的套語往往是辨認的關鍵。如前述冊命文書中的「用事」、「勿廢朕命」等。「述祖銘辭」除了在結構上自成一格外，其用語亦有其特色。在前述幾件銅器銘文中，出現了意義相近的用語，如「丕顯」、「穆穆」、「克明厥心」、「慎厥德」、「共明德、秉威儀」、「蔑曆」、「爵（庸）堇（勤）大令」、「帥井（型）」、「虔夙夜」、「曁純亡敗」、「柔遠能邇」等。這些用語有些源於不同類型的銘文，有些則與冊命銘文密切相關，有些則屬於「述祖銘辭」所獨有，試析論如下。

（一）源於不同類型的銘文

在「述祖銘辭」中，雖然經常固定出現某些詞語，似乎自成一格。然若將之摘取出來，比對西周金文其他詞例，則可發現其用語仍有部分源於其他不同類型銘文。

如「丕顯」一詞，即非「述祖銘辭」所專有，其最常見與「休」、「魯休」結合形成「丕顯休」、「丕顯魯休」，出現在「對揚」一類答謝套語中。如靜簋「靜敢拜稽首，對揚天子丕顯休」（《集成》4243）。

而在此之外，「丕顯」用於頌揚某人，最初僅用於頌揚文王、武王，如西周早期的大盂鼎「孟，丕顯玟王，受天有（祐）大令」（《集成》2837）、西周中期的乖伯簋「乖伯，朕丕顯祖玟珣膺受大命」，以及西周晚期的四十二年述鼎「述，丕顯文武，膺受大令，匍有四方」。這些例子大多由周天子在訓誥冊命時所發，與「述祖銘辭」有相似之處，又多形成固定形式的套語，容下敘述。

此一詞語在西周中期已可從文、武遞延至貴族的先祖，如癸鐘乙「丕顯高祖、亞祖、文考」，以及西周晚期的伊簋「伊用作朕丕顯文祖皇考倬叔寶鬻彝」（《集成》4287）。

「丕顯」一詞至西周晚期，其施用對象不限於亡故者，而可以用於在世者，如前述認定為述祖銘辭之饗鼎「丕顯天尹，匍保王身，諫辭（乂）四方」，更有虢季子白盤這樣用以頌揚自身者：「丕顯子白，畀（壯）武于戎工（功）」（《集成》10173）

對於此一現象，黃庭頤認為直接以「丕顯」稱頌祖先的方式幾乎不見於非器主曰開篇銘文，由此可見以「丕顯」稱頌祖先應具有較強烈的口述意味。²⁸本文認為此說仍有解釋空間，前面引及「丕顯文武，膺受大命，匍有四方」這類套語時，已知其大多為西周中、晚期時，周天子冊命訓誥時之發端語，固定套式相當明顯，如以下諸例：

王若曰：乖伯，朕丕顯祖玟域膺受大命，乃祖克肇先王，異自他邦
(乖伯簋)

王若曰：師匄，丕顯文武膺受天命，亦則於〔繇〕²⁹汝乃聖祖考克左右先王
(元年師匄簋)

王若曰：匄，丕顯文武受命，則乃祖莫周邦
(十七年匄簋，《集成》4321)

王若曰：師克，丕顯文武，膺受大命，匍有四方，則繇唯乃先聖祖考有彛于周邦
(師克盃、蓋)

王若曰：述，丕顯文武，膺受大命，匍有四方，則繇唯乃先聖祖考夾鬻先王，爵勤大命，莫周邦
(四十二年述鼎)

王若曰：述，丕顯文武，膺受大命，匍有四方，則繇唯乃先聖祖考夾鬻先王，爵勤大命，莫周邦
(四十三年述鼎)

王若曰：述，丕顯文武，膺受大命，匍有四方，則繇唯乃先聖祖考夾鬻先王，爵勤大命
(述盤)

王若曰：父曆，丕顯文武，皇天引厥厥德，配我有周，膺受大命，率懷不廷方
(毛公鼎，《集成》2841)

上引八例銘文，清楚揭示了此一宮廷冊命文書套語使用在不同受命者之間，有時會採用先敘述文、武受命統治四方，再敘述受命者祖考輔佐先王，鞏固周天子之天命，安定周邦。其順序、用語甚至連詞「則」、「則繇唯」都高度近似，如果是依照「丕顯」出自於「王若曰」而認定帶有口述意味，可能較難解釋如此齊一的文書現象。所謂「王若曰」是史官代為宣讀之意，並非真由周天子親自口述。即使是親自口述，也很難每次都說出相同之語。因此，大孟鼎中的「丕

²⁸ 黃庭頤：〈從述祖到揚己——兩周「器主曰」開篇銘文研究〉，頁44-45。

²⁹ 董珊：〈略論西周單氏家族窖藏青銅器銘文〉，頁44。

顯玟王，受天有（祐）大令」可能源於口述，然至西周中、晚期的冊命銘文套語中，已成了轉相沿襲的文書用語。

此外，「丕顯文武，膺受大令，匍有四方」這類套語，也可能與「述祖銘辭」有所聯繫。首先，這類套語的結構往往先敘述文武受命，接著敘述受冊命人的祖考如何協助鞏固天命，廣有四方，³⁰最後進入冊命環節。在師克盥中，有較為清楚的銜接段落：

王若曰：師克，丕顯文武，膺受大命，匍有四方，則繇唯乃先祖考有爵（功）于周邦，干害王身，作爪牙。王曰：克，余唯丕乃先祖考克齡臣先王，昔余既命汝，今余唯繇壽乃命，令汝更（賡）乃祖考，鞏（總）³¹嗣（司）左右虎臣。（師克盥）

在周天子陳述文、武受命統治四方，以及師克先祖考有功於周邦之事後，周天子「丕」師克的先祖考能夠妥善服事先王。因此過去已經冊命過，今日申重師克的服命，管理左右虎臣。這裡的「丕」即「經」，董珊整理相關辭例認為有「念」的意思，³²整體而言即周天子念及師克祖考之功績，申重其服命。這與眉縣單氏虞述諸器的敘述形態類似：

余弗段忘聖人孫子，余唯罔乃先祖考，有爵（功）于周邦。肆余作口詢，余肇建長父侯于揚，余命汝奠長父，休。

（四十二年述鼎）

今余唯丕乃先聖祖考，繇壽乃命，令汝疋榮兌。（述盤）

肆余弗謹（忘）聖人孫子，昔余既命汝疋榮兌，鞏嗣四方虞林，用宮御。今余唯丕乃先祖考，有爵于周邦，繇壽乃命，命汝官嗣

³⁰ 「匍有四方」是西周金文習語，亦見於傳世文獻《書·金縢》：「乃命於帝庭，敷佑四方。」歷來對此解釋較為分歧，或以為數其德政，佑助四方，即「敷佑」二字都是動詞。或以為讀為「撫有」，即《左傳·昭公元年》「撫有爾室」。相關討論可參謝博霖：《西周金文用語流變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21年），頁67-71。近來蘇建洲利用《清華簡》金縢篇的「專有四方」辭例，認為相關金文、楚簡相關辭例都可以理解為「廣有四方」，可從。見蘇建洲：〈說清華簡〈金縢〉的「專有四方」〉，收於西南大學出土文獻綜合研究中心、西南大學漢語言文獻研究所編：《出土文獻綜合研究集刊（第十三輯）》（成都：巴蜀書社，2021年），頁52-64。

³¹ 李學勤：〈由沂水新出孟銘釋金文「總」字〉，《夏商周文明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年），頁157-160。

³² 董珊：〈略論西周單氏家族窖藏青銅器銘文〉，頁44。

(司) 歷人，毋敢妄寧，虔夙夕，東雍我邦小大猷。

(四十三年述鼎)

「余唯閼乃先祖考」與「今余唯丕乃先聖祖考」形式與段落地位相近，董珊認為「閼」所从「甲」與「念」屬緝、侵對轉，或可通用。³³總而言之，這類晚期冊命銘文敘述時，有採用先敘述往昔祖先之功勳，循此功勳，現世之人得以享受餘蔭。從周天子的角度言之，先從文、武受命取得正當統治論述，後顧念受冊命者的祖考功勳，對現世受冊命者加以賜命。從受冊命者的角度言之，則為受冊命者的祖考有德、有功，其子孫將效法祖考之德，接受冊命，繼承祖考職命。

由此觀之，「丕顯文武，膺受大令，匍有四方」套語與「述祖銘辭」，除了都嘗試在文書上保存口述角度外，在敘述順序與用語上，也有相似之處，兩者之間可能有發展源流關係。

同樣用於頌揚祖考之德的用語「穆穆」，在西周早期已有出現，那時典型的「述祖銘辭」尚未產生。然而此時期「穆穆」的兩種用法都在「述祖銘辭」與傳世文獻《爾雅》中被繼承、保留。《爾雅·釋詁》：「咍咍，皇皇，藐藐，穆穆，休，嘉，珍，禕，懿，鑠，美也。」《爾雅·釋訓》：「穆穆肅肅，敬也。」³⁴前者作為美稱，後者則表示行事的態度，恭敬從事為美德，兩者具引申關係。

作厥方尊：「作厥穆穆文祖考寶尊彝。」(《集成》5993) 這是用於逝去祖考的美稱，這種用法近於大克鼎：「克曰：『穆穆朕文祖師華父。』」然而這種用法在「述祖銘辭」中，僅見於大克鼎。

在「述祖銘辭」中，大多數的「穆穆」，皆用作表示恭敬之意，源於西周早期作副詞使用的銘文例子，如矩鼎「其用鄉(饗)王出內(入)，穆穆事(賓)」（《銘圖》2204）、彳方鼎「用穆穆夙夜尊享孝綏福」。

在上述矩鼎、彳方鼎二例中，皆施用於作器用途銘辭，至西期晚期，則轉移進「述祖銘辭」之中。如虢叔旅鐘「丕顯皇考惠叔，穆穆秉元明德」、番生簋蓋「丕顯皇祖考，穆穆克慎厥德」、大師小子師壺鼎「丕顯皇考宮亮公，穆穆克盟(明)厥心」。甚至也有不作副詞用法，而用以形容祖考品德恭謹小心

³³ 董珊：〈略論西周單氏家族窖藏青銅器銘文〉，頁44。

³⁴ 〔晉〕郭璞注，〔宋〕邢昺疏：《爾雅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2001年），頁20-21、55。

的用法「丕顯皇祖考，穆穆異異」（梁其鐘）與「丕朕皇考翼叔，穆穆趨趨，猷訇（均）于政，明陟（齊）于德」（逯盤）。

在四十二年、四十三年逯鼎中，「穆穆」被轉移至祝嘏銘辭之中「其嚴在上，趨在下，穆穆秉明德」，不過此處仍是以頌揚祖考之語，只是被夾敘在祝嘏銘辭之中。虢叔旅鐘中「丕顯皇考惠叔，穆穆秉元明德」與井人佞鐘「佞不敢弗帥用文祖、皇考穆穆秉德」這兩條例子，說明「穆穆秉德」這類用語，隨著修飾祖考所處位置於祝嘏銘辭或述祖銘辭之間而移動。

「穆穆」在「述祖銘辭」中，有時下接「慎厥德」一語，義同於「穆穆秉明德」、「穆穆克慎厥德」，皆指恭敬小心於其德行。上引陳劍文中，所舉「慎厥德」的西周金文用例有：大師小子師壺鼎、大克鼎、梁其鐘、井人佞鐘、番生簋蓋、叔家父簋（《集成》4615）。其中叔家父簋銘文為韻文：「叔家父作仲姬匡，用盛稻梁，用速先後諸兄，用祈眉考（老）無疆，慎德不亡，孫子之貺。」「慎德不亡（忘）」用法與「述祖銘辭」的用法較為不同，可能與此無關。

「述祖銘辭」中的「慎厥德」，其地位與用法與「秉德」、「共明德」、「秉明德」極為類似，皆為頌揚祖先能秉持行德，其例如下：

余小子司（嗣）朕皇考，肇帥井（型）先文祖共明德、秉威儀。
（叔向父禹簋）

癩不敢弗帥祖考秉明德。 （癩鐘乙）

嘒（效）³⁵前文人秉德共（恭）屯（純）。
（伯彳簋，《集成》4115）

嘒（效）前文人秉德共（恭）屯（純）。
（善鼎，《集成》2820）

作冊封異井秉明德。 （作冊封鬲）

上述五例中，善鼎與伯彳簋這兩則例子位置較為特殊，處於「用作句」之後，表明作器用途，並處於嘏辭之前。這個狀況與四十二年、四十三年逯鼎，較為相近，其銘為「皇考其嚴在上，趨（翼）在下，穆穆秉明德」。善鼎與伯彳簋這兩則例子年代相對宣王時期的四十二年、四十三年逯鼎較早，顯示「述祖銘辭」在形成固定格套之前，其部分套語已在其他地方成形。

³⁵ 董珊：《吳越題銘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14年），頁24。

「克明厥心」、「慎厥德」等頌揚祖考用語，在西周時期主要集中出現在晚期銘文，雖然表達的概念略有不同，但所處段落地位與形式較為接近。陳劍在論及古文字「慎」字時，已經注意到這類用語有集中出現形成風尚的現象：

這些銘文格式、用語大多相近，應是代表了西周中晚期撰作銅器銘文的某種風尚。其中的「～厥德」或「～德」，看來也是當時金文中流行的用語。……大家知道，西周春秋金文中好多流行一時的常用語（前人或稱「成語」），往往能在大致同時的古書當中找到。排比文獻，可以發現古書中祇有「慎厥德」、「慎德」的說法能與金文「～厥德」、「～德」相當……³⁶

這種流行於金文的常用語，往往在時代相近不同器主所鑄銘文中流通，形式或有不同，但表達的概念仍極為相似。金信周曾整理「明某心」類的銘文，其收集西周金文用例為：大師小子師壘鼎、癘鐘乙、述盤、述鐘，亦不脫「述祖銘辭」範圍。

雖然「明心」此一概念在「述祖銘辭」外仍有二例：罍盨「王曰：『罍，敬明乃心，用辟我一人。』」與元年師匄簋「令汝夷（助）雛我邦小大猷，邦佑潢辭，敬明乃心，率以乃友干吾王身」。然此二例與「述祖銘辭」中表示頌揚意義的用法不同。

「克明」、「幽明」、「明」某心表達的是頌揚既成已有之德行，而「敬明乃心」則為時王對受冊命者的要求。從這個角度看，兩種「明某心」體現部分的西周君臣觀念：君王期待臣子能「明其心」，臣子則以先祖考能「明其心」為榮。

此外，「蔑曆」一詞，在西周早期、中期較為常見，過去對此用語的討論者甚多，意見也難有共識。這些說法當中，以唐蘭的「伐閱」說較為知名。³⁷近來陳劍認為「蔑曆」之「曆」當改釋為「懋」，「蔑」即「加」、「加覆」、「被覆」之義；「懋」即「勉勵」，合成詞語則為「加以勉勵」。³⁸

³⁶ 陳劍：〈說慎〉，《甲骨金文考釋論集》（北京：線裝書局，2007年），頁42。

³⁷ 唐蘭：〈蔑曆新詁〉，收於故宮博物院編：《唐蘭先生金文論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5年），頁224-235。

³⁸ 陳劍：〈簡談對金文「蔑懋」問題的一些新認識〉，收於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七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頁91-117。

在「述祖銘辭」中，「蔑曆」見於大師小子師壺鼎「王用弗忘聖人之後，多蔑曆賜休」與梁其鐘「用天子寵蔑梁其曆」。二銘看似因事受到蔑曆，但對照述鐘「天子丕朕先祖服，多賜述休」與虢叔旅鐘「卣（攸）天子多賜旅休」二例，可知「述祖銘辭」中的「蔑曆」，意思較虛，不實指某次特定受勳。

這種用法相對於西周早期的「蔑曆」，有著明顯的不同。儘管都是受到嘉勉之意，西周早期的「蔑曆」往往是在敘述作器之因時，實指因為某件功績而獲得「蔑曆」。如保尊（《集成》6003）、保卣（《集成》5415）即為器主「保」參與了「殷東國五侯」之事，受到天子「蔑曆」與賞賜。又如廠鼎：「師雍父省道至于馱，廠從，其父蔑廠曆，賜金。」（《集成》2721）有些帶「蔑曆」的銘文並沒有說明是因何事而被「蔑曆」，然從上下文看，可以得知該器之「蔑曆」是一實體儀式，如敵簋（《集成》4166）。

然而到了西周中期，有些「蔑曆」虛化成了「受到賞賜褒揚」的意思，如師俞簋蓋：「俞其蔑曆，日賜魯休。」（《集成》4277）又如史牆盤：「孝吝（友）史牆，夙夜不彖（惰），其日蔑曆。」（《集成》10175）在這裡都轉化為期望能日復一日受到賞賜獎勵之意，這可能是大師小子師壺鼎與梁其鐘二器文例的先聲。

（二）與冊命銘文密切相關者

主要用於冊命銘文，而少部分被引用至「述祖銘辭」中者有「爵（庸）堇（勤）大令」。在眉縣單氏虞述三器中，「爵（庸）堇（勤）大令」是周天子對受冊命人之祖考輔佐先王、鞏固天命的贊揚語。張富海總結過去對「爵（庸）堇（勤）大令」的理解，指出其意當為「勤勞於上天之命」：

彝讀為「庸」能完全讀通所有銘文。《爾雅·釋詁》：「庸，勞也。」《詩·王風·兔爰》：「我生之初尚無庸。」鄭《箋》：「庸，勞也。」所謂「勞」，既是勳勞之勞，又是勤勞之勞。上引出現彝字的銘文，讀為「有庸于周邦」、「有庸於我家」、「有庸於天」，「庸」理解為「勞」皆文從字順。這也是前人（如郭沫若、唐蘭）讀此字為「勞」的原因。西周金文中彝字還有另外一種辭例，即見於毛公鼎、四十二年述鼎、四十三年述鼎等銘的「彝勤大命」。「彝勤大命」讀為「庸勤大命」，意即勤勞於上天之命，同樣甚為允洽。³⁹

³⁹ 張富海：〈讀新出金文偶識〉，頁235。

前述論及冊命銘文習見套語「丕顯文武，膺受大令，匍有四方」，可能與「述祖銘辭」有所聯繫，在「爵（庸）堇（勤）大令」這類習語中，也可以見到二者緊密的關聯。絕大多數「爵（庸）堇（勤）大令」或「爵（庸）于某某」這類習語，是由上位者對下位者所發。如以下諸例：

自乃祖考又（有）爵（庸）于周邦。

（象伯戎簋蓋，《集成》4302）

伯蘇父若曰：師獸，乃祖考有爵（庸）于我家。

（師獸簋，《集成》4311）

乃先祖考有爵（庸）于周邦。

（師克盃、蓋）

才（在）乃聖祖周公繇又（有）共（功）于周邦。

（柞伯鼎，《銘圖》2488）

則繇唯乃先聖祖考夾鬯先王，爵（庸）堇（勤）大命奠周邦。

（四十二年述鼎）

則繇唯乃先聖祖考夾鬯先王，爵（庸）堇（勤）大命奠周邦。

（四十三年述鼎）

則繇唯乃先聖祖考夾鬯先王，爵（庸）堇（勤）大命。（述盤）

亦唯先正尹辭（乂）厥辟，爵（庸）堇（勤）大命。（毛公鼎）

上述皆為上位者引述受冊命者之祖考服事先王，勤勞於大命，至於單伯敦生鐘銘文，爵（庸）堇（勤）大命被移植進了「述祖銘辭」：「單伯敦生曰：『丕顯皇祖刺（烈）考，述匹先王，爵堇（勤）大命。』」由此可見冊命銘文與「述祖銘辭」之間的聯繫。

同樣與冊命銘文關係緊密的用語有「帥井（型）」，其施用於上位者對下位者之例如下：

今余唯帥井（型）先王命。

（師虎簋，《集成》4316）

汝毋弗帥用先王作明井（型）。

（毛公鼎）

牧，汝毋敢〔弗帥〕先王作明井（型）。

（牧簋）

用井（型）乃聖祖考。

（師鬻鼎，《集成》2830）

「帥井」即儀型其先祖考之德或威儀，與《詩·大雅·文王》「儀刑文王」相同，金文「肇帥井」即《書·文侯之命》之「肇井」，「帥」、「井」、「率」義同，「帥井」即「儀刑」，義為遵循。⁴⁰因「帥」、「率」、「井」、「型」義同，或可單用，如上引師鬲鼎、毛公鼎。除了在象伯或簋蓋「子子孫孫其帥井（型）受茲休」，用於作器用途銘辭外，西周金文絕大多數的「帥」、「帥井」、「井帥」、「井」出現在冊命銘文或「器主曰」銘文之中。對包含天子在內的西周貴族，所奉行的價值觀皆是保住文、武所傳之天命，要如何保住天命以及落在貴族身上的服命，則須效法、遵循前人的「德」。如大孟鼎「今我唯即井（型）稟于玟（文）王正德」，即為西周金文最早出現。由此可見，「述祖銘辭」應是從臣子方面出發的，對冊命銘文價值觀的回應。

在「述祖銘辭」中，明顯來自冊命銘文者，尚有「虔夙夜／夕」一語。「虔夙夜／夕」，如前表所述，多用於表示器主「率型祖考之德」後，將會在現實政治上如何施行。在癸鐘乙中，器主要「貉（恪）夙夕佐尹氏」，在大師小子師壺鼎中，則為「虔夙夜出內（入）王命」。在冊命銘文中，「虔夙夜／夕」亦頗為常見，如師酉簋「敬夙夜勿瀆（廢）朕令」與四十三年逯鼎「敬夙夕，勿瀆（廢）朕命」。可見「述祖銘辭」用語與冊命銘文關係密切。

（三）集中出現於述祖銘辭者

「皐純亡敗」之「皐」，原字型作「𦏧」，說法紛紜，意義尚未能有確詰。主要有釋「賁」與釋「得」二說，前者如郭沫若，讀為「渾沌」，訓為渾厚敦篤。徐中舒以為是「賁」字異構。⁴¹

釋「得」說，見《金文編》將此字收於「得」字條下。⁴²陳夢家反對釋為「得」，但具體訓讀為何字，無說。

陳英傑總結各家說法認為：「或釋為『賁』，或釋『得』，『得』之釋已多不被相信。……而『𦏧屯亡敗』則泛泛而言，蓋主要指品行。」⁴³綜觀「皐純亡敗」或「皐純」於金文之用法，皆屬美稱，且大多數都出現在前述「述祖銘辭」諸器之中。在「述祖銘辭」之外者有史牆盤、師道簋（《銘圖》5328）與五年琿尊（《銘圖》11816、11817），其銘如下：

⁴⁰ 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頁150。

⁴¹ 徐中舒：〈西周牆盤銘文箋釋〉，《徐中舒歷史論文選輯》（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頁1307。

⁴² 容庚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金文編》（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頁114。

⁴³ 陳英傑：《西周金文作器用途銘辭研究》，頁433-434。

文考乙公，遽越皐屯（純），無諫（責）農嗇。（史牆盤）

用匄皐屯（純），盍（和）恒命，霽終。（師道簋）

用旃躡（通）衆（祿）皐屯（純）、霽終。（五年琿生尊）

史牆盤中用以形容其文考乙公遽越皐屯（純），李學勤、陳英傑將「皐屯（純）無諫」連讀，⁴⁴值得商榷。以此器銘文多以4字一句為慣例，當從裘錫圭斷讀為「遽越皐屯（純），無諫（責）農嗇」。⁴⁵至於師道簋與五年琿生尊，「皐屯（純）」則作為嘏辭使用，同屬正面表述的用語。裘錫圭認為「𣪠」似乎為古「責」字之別體，又認為「責」可訓「大」，「𣪠純」即「大福」。⁴⁶其釋字或可從。從使用情況來看，大多數都用於描述祖先之德，如前引大師小子師壺鼎、虢叔旅鐘、井人佡鐘、梁其鐘。對此，陳英傑已有留意，他認為其語境一般位於祖先服事其君之中，仔細體味當與「休亡吝」近似。⁴⁷從語境上看，「𣪠屯」出現的辭例集中在本文所說「述祖銘辭」之中，少有用於嘏辭之列。⁴⁸雖說贊美祖先有大福氣而少有失敗（亡敗）亦可勉強說通，終難愜人意。無論如何，本文認為從用法上看，「皐純亡敗」應非嘏辭，而上引單用「皐屯（純）」者，當與「述祖銘辭」中用以頌揚祖考之德的「皐純亡敗」有所聯繫，只是形式上不同於「述祖銘辭」中的「皐純亡敗」。

此外，「柔遠能邇」亦為「述祖銘辭」所獨有，見於番生簋蓋、大克鼎與逯盤。在番生簋蓋中，雖然施用於器主「率型祖考之德」後的具體政治作為期許上，但廣泛而言，器主期許的政治作為，即是「率型祖考之德」的成果。因此，這些成果本身即暗示「祖考之德」的內涵。前引叔向父禹簋「余小子司（嗣）朕皇考，肇帥井（型）先文祖共明德、秉威儀」，此器「述祖銘辭」雖缺乏表述「祖考之德」的段落，但祖考之德已經在後段「率型祖考之德」中被包含在內，這也側面反映了「述祖銘辭」省略文辭的特色。

「柔遠能邇」此一週代成語，目前只見到施用於「述祖銘辭」，且形式固定。作為臣子之德的表述，冊命銘文中，未見有周天子或上級對下級以此贊許

⁴⁴ 李學勤：〈論史牆盤及其意義〉，《新出青銅器研究（增訂版）》（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2016年），頁69。陳英傑：《西周金文作器用途銘辭研究》，頁430。

⁴⁵ 裘錫圭：〈史牆盤銘解釋〉，《裘錫圭學術文集·金文及其他古文字卷》，頁8。

⁴⁶ 裘錫圭：〈琿生三器銘文新解〉，《中華文史論叢》2021年第4期，頁22-23。

⁴⁷ 陳英傑：《西周金文作器用途銘辭研究》，頁433-434。

⁴⁸ 謝博霖：《西周金文用語流變研究》，頁325。

臣下。相對於此，對於武功則有相關用語表述，如不其簋「汝肇誨（敏）于戎工（功）」（《集成》4328、4329），以及四十二年逖鼎「汝敏于戎工（功）」。

最後，從用語角度觀之，「述祖銘辭」習見的套語與用語，許多源於其他銘文已有之語，如「丕顯」、「穆穆」、「蔑曆」等。有些則與冊命銘文密切相關，如「虔夙夜／夕」、「帥井」與「爵（庸）堇（勤）大令」。有的則集中出現於「述祖銘辭」中，如「曩純亡敗」。

綜合「結構」與「用語」，「述祖銘辭」與冊命銘文之關係較為密切，不僅敘述結構有呼應之處，且其用語亦多所交涉，甚至有沿襲使用的現象。如「爵（庸）堇（勤）大令」、「帥井」、「虔夙夜／夕」。有些形態固定的成語，如「曩純亡敗」與「柔遠能邇」，只出現在「述祖銘辭」中，而未見於情境相似的其他銘文。

六、結語

柯馬丁在《秦始皇石刻》一書中，將7篇石刻銘文中的結構要素加以統整，擬定出了秦始皇石刻的結構性要素：當下情境（皇帝巡歷登山）、歷史上的過去與現在（立國、征服、文治、祈福）、當下情境（群臣頌功，乞請刻石）。⁴⁹ 在用語方面，柯馬丁也整理了秦始皇石刻反覆出現的特定用語，並總結出如下概念：

石刻銘文遵循了與儀式語言相同的邏輯與機制。與其青銅器前驅一樣，石刻銘文按照預先設定的形式創作而成，充塞著適用於各「欄目」的固定表達。因而石刻銘文本質上的程式化與文本間的特徵，既體現在各個主題結構的層面上，也體現在語言的詞彙層面上。在檔案基礎上成形的石刻銘文，其創作過程似乎都遵從了模塊化系統的原則：就文本的每一部分而言，手邊都存在一個明確的、有限制性的，基本上可以互換表達的語匯庫。從整體上看，其所用詞匯所代表的是政治語言這一獨特的詞語庫。同時這種政治語言又具有兩個方向上的目的：它憑借著自己的官方地位，將這些極為獨特的文本緊密結合在一起，同時也使這些文本與書面傳統的其他門類區分開來。⁵⁰

⁴⁹ [美]柯馬丁著，劉倩譯：《秦始皇石刻：早期中國的文本與儀式》，頁126。

⁵⁰ 同上註，頁137。

柯馬丁認為秦始皇石刻的先驅是青銅器銘文，他們都有高度程式化、模塊化的文本特性，彷彿這類文書寫作就該照著既定的欄目順序書寫，甚至使用的詞語也頻繁重複套用。而最重要的是，這類文書寫作又與其他書面傳統的門類有所區別。

本文認為柯馬丁對於秦始皇石刻的認識，頗能解析西周金文中反覆出現的套語結構，洞悉西周貴族在書寫金文時的意識與思維。因此本文就過去學者離析出的「器主曰」銘辭為探討對象，討論陳、黃二家對器主曰認識的差別，並試著從柯馬丁「結構」與「用語」這兩個角度加以分析。從「結構」與「用語」而言，陳英傑以形式相近的角度，將西周早、中期徒具「器主曰」形式的銘辭剔除，較能精準看待此一類型銘辭。然而「器主曰」、「開篇」與否，並非決定其是否為這類銘辭之關鍵。如本文前述論及之番生簋蓋與虎簋蓋，前者不具備「器主曰」，後者則不位於開篇。此外，逯盤的形式也呈現混雜的狀況，雖然逯盤是以「逯曰」為開篇，並列敘其祖先事蹟，然而其銘文中後段，在頌揚天子多賜休蔭，天子黃耆並能保定周邦之後，緊接插入「王若曰」與其後的冊命內容（命逯總司四方虞林），則似乎可以看成先「述祖」後抄錄「冊命」的前後組合混成型態。

因此，本文認為「器主曰」開篇銘辭，已難以涵蓋本文論述之特殊結構、用語銘辭，是故以其主題「述祖」為代表，稱之為「述祖銘辭」。這類特殊的銘辭結構，似乎與春秋金文中「述祖銘文」有相承關係。陳民鎮整理相關春秋金文中的述祖銘文，其結構大多包含以下幾個大要素：「稱述先祖」、「先祖受命」、「佐佑先王」、「召事上帝」、「分封建國」、「征伐蠻夷」、「先祖庇佑」。這些大要素不會同時全部出現，但每篇銘文會在不同程度上書寫並排列組合這些項目，目的是為了凸顯其國族之始封。陳民鎮更指出，曾公卣鐘在追述先祖事蹟時，套用、改造西周中晚期的冊命銘文格式與用語，已經不合乎周初的時代特徵。⁵¹從這裡可以看出，透過格式與用語，可以發現這些銘辭內容從西周中、晚期開始，可能以其共同的書寫傳統為底蘊，將「述祖銘辭」此一類型加以穩固定型。而到了春秋時代，又在這已有的基礎上加以改造，以配合其身分與時代風格。

⁵¹ 陳民鎮：〈從春秋述祖銘文的體例看南公的身份〉，收於北京大學出土文獻與古代文明研究所編：《青銅器與金文（第七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頁79-83。

而透過「結構」與「用語」這兩方面探討西周金文「述祖銘辭」，其結構往往遵循「祖考之德」、「祖考輔佐先王」、「今人率型祖考之德」、「具體作為」、「時王獎賞」的順序書寫。有些銘文會省略部分上述「欄目」，但不妨礙整體結構順序的識讀。僅就此一方面而言，「述祖銘辭」的結構形式較為固定。

在「用語」方面，「述祖銘辭」吸納了其他銘文的用語、套語，如「丕顯」、「穆穆」、「蔑曆」等。其中與之關係最為密切的，應屬冊命銘文。冊命銘文不僅在虎簋蓋與大克鼎中與「述祖銘辭」前後鑲嵌結合，更在用語上多所重複，如「爵（庸）堇（勤）大令」、「帥井」、「虔夙夜／夕」。至於「述祖銘辭」集中使用的成語，則有「曁純亡敗」與「柔遠能邇」二者。這顯示出「述祖銘辭」的用語庫，與冊命銘文有著密切關係，甚至在結構、主題這些方面，也暗示著「述祖銘辭」與冊命銘文的對應關係。⁵²西周貴族或其書手，在創作這類銘文時，並不為紀錄單一冊命為目的，而是為了述說自身成就如何光耀祖考之德。這種「器主曰」類的銘文，遂發展出穩定的形式與用語，脫離冊命銘文，發展成本篇所謂「述祖銘辭」的結構形式，並在春秋金文產生新的變化。⁵³而觀察「述祖銘辭」與冊命銘文相近的發展路線，或許是在借鑑冊命銘文的套語形式中獲得了穩定的格式及其用語庫。

【責任編輯：朱怡璇、游喬茵】

⁵² 近來劉夢揚有文指出，冊命銘文中的「用事」在進入冊命銘文後，逐漸抽離一般用法而轉向於固定意義，並處在固定位置中，反映了冊命銘文用語的標準化、格式化。見劉夢揚：〈「用事」一詞的使用與冊命銘文的格式化〉，收於北京大學出土文獻與古代文明研究所編：《青銅器與金文（第七輯）》，頁 92-93。本文認為，冊命銘文形成格式化的過程，或許促成了述祖銘辭格式的形成，兩者發展可以互為參照。

⁵³ 黃庭頤認為春秋金文中「器主曰」銘文隨著西周中央政府瓦解，無法有效控制地方諸侯和貴族，周王、諸侯與貴族的關係發生變化，「器主曰開篇銘文」亦存在明顯的遞嬗或並存關係，顯示春秋貴族因個人意識之覺醒，淡化了述祖成分，增加了作器者個人功名及其人際關係的成分，意味著與其悼念亡祖不如宣揚自身功業，也代表西周以來「追孝」傳統衰退。見黃庭頤：《鑄勒功名——春秋青銅禮器銘文的演變與特色》（臺北：萬卷樓圖書，2018年），頁 271-272。按：前文已提及從西周冊命銘文中經常出現周王先述文、武受命，時王繼承其德，從而念及受冊命者祖先之德，並冊命之的君臣雙軌受命模式。循此統治正當性的思路思考，或許是因為西周中央政府瓦解，追孝祖考之德已不再是獲取官爵祿位的途徑，其重要性自然日益衰落，取而代之的是憑藉自身功業，並以此鑄銘以為榮。

徵引文獻

專著

- 〔晉〕郭璞 Guo Pu 注，〔宋〕邢昺 Xing Bing 疏：《爾雅注疏》*Erya zhushu*，臺北 Taipei：藝文印書館 Yiwen yinshuguan，2001 年。
-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Zhongguo shehui kexueyuan kaogu yanjiusuo 編：《殷周金文集成》*Yin zhou jinwen jicheng*，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84 年。
- 吳鎮烽 Wu Zhenfeng 主編：《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Shang zhou qingtongqi mingwen ji tuxiang jicheng*，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2012 年。
- ：《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續編》*Shang zhou qingtongqi mingwen ji tuxiang jicheng xubian*，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2016 年。
- 李峰 Li Feng：《青銅器與金文書體研究》*Qingtongqi yu jinwen shuti yanjiu*，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2018 年。
- 容庚 Rong Geng 著，張振林 Zhang Zhenlin、馬國權 Ma Guoquan 摹補：《金文編》*Jinwen bian*，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85 年。
- 張玉金 Zhang Yujin：《西周漢語代詞研究》*Xizhou hanyu daici yanjiu*，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2006 年。
- 郭沫若 Guo Moruo：《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攷釋》*Liangzhou jinwenci daxi tulu kaoshi*，收入郭沫若著作編輯出版委員會 Guo Moruo zhuzuo bianji chuban weiyuanhui 編：《郭沫若全集·考古編》*Guo Moruo quanji, kaogubian* 第 8 卷，北京 Beijing：科學出版社 Kexue chubanshe，2002 年。
- 陳英傑 Chen Yingjie：《西周金文作器用途銘辭研究》*Xizhou jinwen zuoqi yongtu mingci yanjiu*，北京 Beijing：線裝書局 Xianzhuang shuju，2008 年。
- 陳夢家 Chen Mengjia：《西周銅器斷代》*Xizhou tongqi duandai*，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2004 年。
- 黃庭頤 Huang Tingqi：《鑄勒功名——春秋青銅禮器銘文的演變與特色》*Zhule gongming: Chunqiu qingtongliqi mingwen de yanbian yu tese*，臺北 Taipei：萬卷樓圖書 Wanjuanlou tushu，2018 年。

董珊 Dong Shan :《吳越題銘研究》*Wuyue timing yanjiu* , 北京 Beijing : 科學出版社 Kexue chubanshe , 2014 年。

〔美〕柯馬丁 Martin Kern 著 , 劉倩 Liu Qian 譯 :《秦始皇石刻 : 早期中國的文本與儀式》*Qinshihuang shike: zaoqi zhongguo de wenben yu yishi* , 上海 Shanghai :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 2018 年。

期刊與專書論文

王冠英 Wang Guanying :〈作冊封鬲銘文考釋〉“Zuoce Feng li mingwen kaoshi” , 《中國歷史文物》*Zhongguo lishi wenwu* 2002 年第 2 期。

王翰章 Wang Hanzhang、陳良和 Chen Lianghe、李保林 Li Baolin :〈虎簋蓋銘簡釋〉“Hu gui gaiming jianshi” , 《考古與文物》*Kaogu yu wenwu* 1997 年第 3 期。

何樹環 He Shuhuan :〈讀〈逯盤〉銘文瑣記〉“Du ‘Lai pan’ mingwen suoji” , 《文與哲》*Wen yu zhe* 第 3 期 , 2003 年 12 月。

李春桃 Li Chuntao :〈從斗形爵的稱謂談到三足爵的命名〉“Cong douxingjue de chengwei tando sanzujue de mingming”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Zhongyuan yanjiuyuan lishi yuyan yanjiusuo jikan* 第 89 本第 1 分 , 2018 年 3 月。

李學勤 Li Xueqin :〈由沂水新出盂銘釋金文「總」字〉“You yishui xinchu yuming shi jinwen ‘zong’ zi” , 《夏商周文明研究》*Xia shang zhou wenming yanjiu* , 北京 Beijing : 商務印書館 Shangwu yinshuguan , 2015 年。

—— :〈論史牆盤及其意義〉“Lun shi Qiang pan jiqi yiyi” , 《新出青銅器研究 (增訂版)》*Xinchu qingtongqi yanjiu (zengdingban)* , 北京 Beijing : 人民美術出版社 Renmin meishu chubanshe , 2016 年。

唐蘭 Tang Lan :〈蔑曆新詁〉“Mieli xingu” , 收入故宮博物院 Gugong bowuyuan 編 :《唐蘭先生金文論集》*Tang Lan xiansheng jinwen lunji* , 北京 Beijing : 紫禁城出版社 Zijincheng chubanshe , 1995 年。

徐中舒 Xu Zhongshu :〈西周牆盤銘文箋釋〉“Xizhou Qiang pan mingwen jianshi” , 《徐中舒歷史論文選輯》*Xu Zhongshu lishi lunwen xuanji* , 北京 Beijing : 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 1998 年。

張富海 Zhang Fuhai :〈讀新出金文偶識〉“Du xinchu jinwen ouzhi” , 收入中國古文字研究會 *Zhongguo guwenzi yanjiuhui*、吉林大學古文字研究室 Jilin daxue

- guwenzi yanjiushi 編：《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七輯）》*Guwenzi yanjiu (di ershiqi ji)*，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2008 年。
- 連劭名 Lian Shaoming：〈中國歷史博物館新藏青銅器銘文考釋〉“Zhongguo lishi bowuguan xincang qingtongqi mingwen kaoshi”，《東南文化》*Dongnan wenhua* 2005 年第 4 期。
- 郭永秉 Guo Yongbing：〈作冊封鬲銘文拾遺〉“Zuoce Feng li mingwen shiyi”，《中國文字學報》*Zhongguo wenzi xuebao* 第 5 輯，2014 年 7 月。
- 陳民鎮 Chen Minzhen：〈從春秋述祖銘文的體例看南公的身份〉“Cong chunqiu shuzu mingwen de tili kan Nangong de shenfen”，收入北京大學出土文獻與古代文明研究所 Beijing daxue chutu wenxian yu gudai wenming yanjiusuo 編：《青銅器與金文（第七輯）》*Qingtongqi yu jinwen (di qi ji)*，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2021 年。
- 陳劍 Chen Jian：〈說慎〉“Shuo shen”，《甲骨金文考釋論集》*Jiagu jinwen kaoshi lunji*，北京 Beijing：線裝書局 Xianzhuang shuju，2007 年。
- ：〈楚簡「羿」字試解〉“Chujian ‘zhao’ zi shijie”，《戰國竹書論集》*Zhanguo zhushu lunji*，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2013 年。
- ：〈簡談對金文「蔑懋」問題的一些新認識〉“Jiantan dui jinwen ‘miemao’ wenti de yixie xinrenshi”，收入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 Fudan daxue chutu wenxian yu guwenzi yanjiu zhongxin 編：《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七輯）》*Chutu wenxian yu guwenzi yanjiu (di qi ji)*，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2018 年。
- 彭曦 Peng Xi：〈作冊藝鬲銘文簡釋〉“Zuoce Yi li mingwen jianshi”，《寶雞文理學院（社會科學版）》*Baoji wenli xueyuan (shehui kexue ban)* 第 25 卷第 6 期，2005 年 12 月。
- 黃庭頌 Huang Tingqi：〈從述祖到揚己——兩周「器主曰」開篇銘文研究〉“Cong shuzu dao yangji: liangzhou ‘qizhuyue’ kaipian mingwen yanjiu”，《清華中文學報》*Qinghua zhongwen xuebao* 第 17 期，2016 年 6 月。
- 董珊 Dong Shan：〈略論西周單氏家族窖藏青銅器銘文〉“Luelun xizhou Shanshi jiazhu jiaocang qingtongqi mingwen”，《中國歷史文物》*Zhongguo lishi wenwu* 2003 年第 4 期。

裘錫圭 Qiu Xigui :〈史牆盤銘解釋〉“Shi Qiang panming jieshi”,《裘錫圭學術文集·金文及其他古文字卷》*Qiu Xigui xueshu wenji, jinwen ji qita guwenzi juan*, 上海 Shanghai : 復旦大學出版社 Fudan daxue chubanshe, 2012 年。

——:〈甲骨文中的幾種樂器名稱——釋「庸」、「豐」、「鞀」〉“Jiaguwen zhong de jizhong yueqi mingcheng: shi ‘yong,’ ‘feng,’ ‘tao’”,《裘錫圭學術文集·甲骨文卷》*Qiu Xigui xueshu wenji, jiaguwen juan*, 上海 Shanghai : 復旦大學出版社 Fudan daxue chubanshe, 2012 年。

——:〈戎生編鐘銘文考釋〉“Rongsheng bianzhong mingwen kaoshi”,《裘錫圭學術文集·金文及其他古文字卷》*Qiu Xigui xueshu wenji, jinwen ji qita guwenzi juan*, 上海 Shanghai : 復旦大學出版社 Fudan daxue chubanshe, 2012 年。

——:〈琯生三器銘文新解〉“Diaosheng sanqi mingwen xinjie”,《中華文史論叢》*Zhonghua wenshi luncong* 2021 年第 4 期。

鄔可晶 Wu Kejing :〈釋「鑠」〉“Shi ‘shuo’”, 收入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 Fudan daxue chutu wenxian yu guwenzi yanjiu zhongxin 編:《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九輯)》*Chutu wenxian yu guwenzi yanjiu (di jiu ji)*, 上海 Shanghai : 復旦大學出版社 Fudan daxue chubanshe, 2020 年。

趙平安 Zhao Pingan :〈古文字中的「畜」及其用法〉“Guwenzi zhong de ‘cong’ ji qi yongfa”,《中國文字》*Zhongguo wenzi* 第 1 期, 2019 年 6 月。

劉夢揚 Liu Mengyang :〈「用事」一詞的使用與冊命銘文的格式化〉“Yong shi yici de shiyong yu ceming mingwen de geshihua”, 收入北京大學出土文獻與古代文明研究所 Beijing daxue chutu wenxian yu gudai wenming yanjiusuo 編:《青銅器與金文(第七輯)》*Qingtongqi yu jinwen (di qi ji)*, 上海 Shanghai :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2021 年。

謝明文 Xie Mingwen :〈從語法角度談談金文中「穆穆」的訓釋等相關問題〉“Cong yufa jiaodu tantan jinwen zhong ‘mumu’ de xunshi deng xiangguan wenti”,《商周文字論集》*Shangzhou wenzi lunji*, 上海 Shanghai :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2017 年。

——:〈談談古文字中的連詞「攸」〉“Tantan guwenzi zhong de lianci ‘you’”,《商周文字論集》*Shangzhou wenzi lunji*, 上海 Shanghai :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2017 年。

顏世鉉 Yan Shixuan：〈再論是「翦伐」還是「撲伐」〉“Zailun shi ‘jianfa’ hai shi ‘pufa’”，收入李宗焜 Li Zongkun 主編：《古文字與古代史（第四輯）》*Guwenzi yu gudaishi (di si ji)*，臺北 Taipei：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Zhongyang yanjiuyuan lishi yuyan yanjiusuo，2015 年。

蘇建洲 Su Jianzhou：〈說清華簡〈金滕〉的「專有四方」〉“Shuo qinghua jian ‘Jin teng’ de ‘fu you sifang’”，收入西南大學出土文獻綜合研究中心 Xinan daxue chutu wenxian zonghe yanjiu zhongxin、西南大學漢語言文獻研究所 Xinan daxue hanyuyan wenxian yanjiusuo 編：《出土文獻綜合研究集刊（第十三輯）》*Chutu wenxian zonghe yanjiu jikan (di shisan ji)*，成都 Chengdu：巴蜀書社 Bashu shushe，2021 年。

學位論文

謝博霖 Xie Bolin：《西周金文用語流變研究》*Xizhou jinwen yongyu liubian yanjiu*，臺北 Taipei：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 Guoli zhengzhi daxue zhongguo wenxuexi boshi lunwen，2021 年。

網路資料

張崇禮 Zhang Chongli：〈逯器銘文補釋〉“Qiu qi mingwen bushi”，「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Fudan daxue chutu wenxian yu guwenzi yanjiu zhongxin wangzhan”，參見：<https://www.tafnmachine.com/Web/Show/1959.html>，瀏覽日期：2021 年 9 月 11 日。

劉源 Liu Yuan：〈試論西周金文「帥型祖考之德」的政治內涵〉“Shi lun xizhou jinwen ‘shuaixing zukao zhi de’ de zhengzhi neihan”，「先秦史研究室網站」“Xianqinshi yanjiushi wangzhan”，參見：<http://www.xianqin.org/blog/archives/1294.html>，瀏覽日期：2021 年 11 月 7 日。

